

仙剑奇侠传 III

等候百世的轮回，让爱重蹈覆辙。

XIANJIANQIXIAZHUAN

真正的爱，超越因果、缘分、生死……

卢慧心◎著

# 仙剑奇侠传

等候百世的轮回，

让爱重蹈覆辙。

XIANJIANQIAZHUA

真正的爱，超越因果、缘分、生死……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仙剑奇侠传. 3 / 卢慧心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755-221-5

I . 仙 … II . 卢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8024 号

**作 者:**卢慧心

**策 划:**张国嵒 李 爽

**责任编辑:**李 爽 hsls999@163. com

张亚鹏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 com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23 千字 **印 张:**14. 5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221-5

**定 价:**22. 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001	卷一	今生今世
目录	017	卷二	情深如毒
	032	卷三	无法无天
	044	卷四	莫失莫忘
	059	卷五	生离死别
	073	卷六	百年之恋
	083	卷七	千年相思
	099	卷八	恋酒迷花
	113	卷九	情路无悔
	129	卷十	不死之人
	143	卷十一	祝融无情
	163	卷十二	云霆娶亲
	178	卷十三	朝花夕拾
	197	卷十四	难舍难了
	211	卷十五	真爱不死



# 卷一 今生今世

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怎么，你不相信？

老实说，景天也不相信。

渝州城里，有个开朗、乐观的小子，他姓“景”，单名一个“天”字。

景天的工作，是在“永安当”当朝奉，说白话一点，也就是当铺伙计。他从小在当铺里长大，对古董古玩蛮有研究，甚至还常仿造古董赚点零用钱。

其实，“永安当”当铺原本是景天的父亲景逸传下来的事业，要是景逸能更精明奸诈一点，景天的命就会好一点，“永安当”也不会换主人，说不定，景天还会继续当“永安当”的少爷，未来则是“永安当”名副其实的大老板。

可惜，景天的老爸做生意做得太善良，吃了大亏之后，只得把“永安当”拱手让人，随后又悄然病故。因此，现在的景天只是“永安当”当铺里的伙计，连管铺子的赵永昌都能随便使唤他，而“永安当”的真正大老板，则是渝州城里的第一豪门家族“唐家”。唐家堡在渝州城外占地辽阔，而唐家的产业更是包山包海，涵盖了城中百姓的衣食住行。

渝州城两大传说中，头一号人物就是富贵通天、又拥有独门毒药秘方的唐家，另

一个是道法通神的蜀山道士。

唐家以买卖药材起家，家族中多的是精通药理的能人异士，说起拥有百毒秘方的唐门，胆子再大的人也会滴下几滴冷汗。

而在永安当里受人使唤的景天怎么也没想到，今天他竟会在街上和自己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撞了个正着，还出于莫名的一种外力，牢牢地和她黏在一起，这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就是唐家堡现任最高族长唐坤的唯一孙女，唐雪见。

然而对景天来说，唐雪见名气再大，也不过是个素未谋面的女孩，大家只是刚巧在街上碰见彼此，没名没姓的，谁又认识谁啊？再说，他们两人都被牢牢地黏在彼此身上，扯也扯不开，根本没心情问候对方姓啥名啥。

景天大吼大嚷，只求快快脱身：“喂！你干吗死黏在我身上？快滚！”

“亏你还敢诬赖我？明明就是你这不要脸的东西搞鬼！色鬼！采花贼！你竟然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贴在我身上，想占我便宜？”雪见气得发火，想伸手猛揍景天，手脚却听不使唤，牢牢地黏在景天身上。

这一男一女在大街上演出身体相贴的戏码，当然引来了一大群路人围观，大家笑着指指点点，雪见脸皮薄，赶紧将脸藏在红纱后面，不敢见人。

“你这死流氓！快放开我家大小姐！”雪见的贴身丫环也帮着大骂景天。

景天拼命拉扯，却脱不了身，又看对方似乎来头不小，还有个随身丫头在一旁吆喝，他生平最恨有钱人欺压穷人，再说，平白无故被骂成色鬼，他这口气怎么能忍得下？于是反唇相讥：“岂有此理，你们才是女流氓！”

对唐雪见来说，身为唐家堡的大小姐，她可是一辈子从没遇过这种倒霉事儿，满脑子只有两个念头，一是想找个地洞躲起来，另一个就是把这个无赖流氓千刀万剐！

只见她对小怡大嚷：“小怡，快帮忙！我才不要跟这种人黏在一起！”

雪见的丫头小怡听了雪见的命令，更加用力拉扯，还拼命对景天吼叫：“你快放手啊！”

景天鼓起勇气，更大声地吼了回去：“我根本没抓她！是她抓着我！你叫她先放开我！”



“他一定是垂涎小姐你的美貌，才用了些肮脏招数！”小怡对雪见耳语，但景天正和雪见牢牢黏在一块儿，怎么可能没听到这句话……

“呸！不如说你这位大小姐长得太丑没有人要，想出这些下三烂的手段来迫我就范，要我娶她做老婆！”

雪见气得吩咐小怡：“岂有此理！小怡！找人来，挖他眼、撕他嘴、砍他手！”

“大小姐你再忍一忍，我马上去搬救兵！”小怡说着，领命而去。

小怡走了，一旁的路人却越聚越多，每天都跟景天混在一块儿的何必平、许茂山冒了出来。

只见矮矮胖胖的茂山拉着景天的衣角，一脸莫名其妙地问：“老大，你们在玩什么？”

景天翻了翻白眼：“许茂山，我知道你个性单纯善良，但我现在被人陷害，正在危急的时候，麻烦你快动手把这个臭姑娘打晕，把她拖走，让我脱身！”

许茂山生来最崇拜的就是情同兄弟的景天，对景天言听计从，但他拿起石头，就是没办法往雪见头上砸，反倒往景天头上砸去，景天大叫：“我叫你砸这个女的，你砸我干吗？”

茂山振振有词地说：“我娘从小告诉我，不可以欺负女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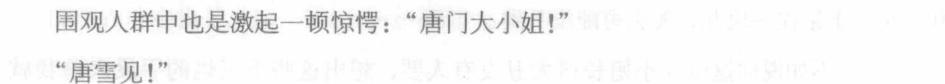
雪见哈哈大笑：“你娘说得对，要砸就该砸他！”

“对呀，老大，我把你砸昏了，再把你们拉开，保证不痛！”茂山说着，干脆闭起眼睛，举起石头往景天头上砸去！谁知景天敏捷地把双脚一转，身体一扭，茂山手上的石头变成向雪见的头上砸去。雪见应声昏迷倒地，景天也等于被松绑，不再被雪见困住了，神奇的是，雪见腰际的那块玉佩原本光芒闪闪，却跟着主人的昏迷而突然黯然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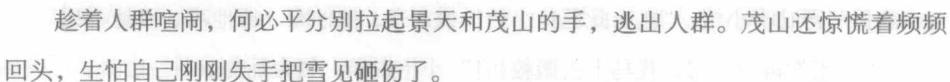
而景天胸前的玉佩也突然跟着黯然失色，只是景天正忙着活动手脚，庆幸自己恢复自由，根本没注意到玉佩的变化，更没有料到两人之所以会突然相互吸引，一见面就分不开，便是因为两人身上分别带了一个宝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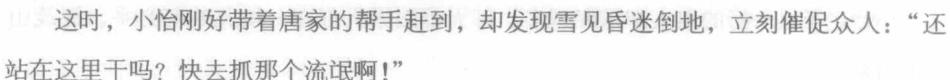
现实又机灵的何必平看雪见脸上的红纱掉了，露出脸来，忍不住惨叫一声：“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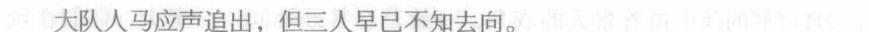
了！她是唐门大小姐，唐雪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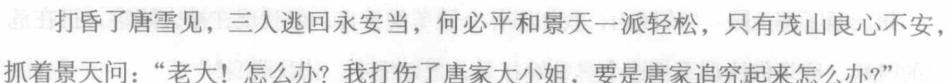
围观人群中也是激起一顿惊愕：“唐门大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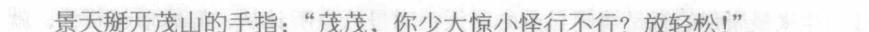
“大小姐被流氓砸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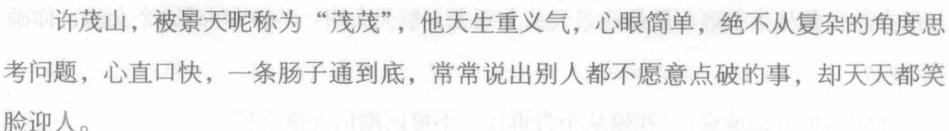
趁着人群喧闹，何必平分别拉起景天和茂山的手，逃出人群。茂山还惊慌着频频回头，生怕自己刚刚失手把雪见砸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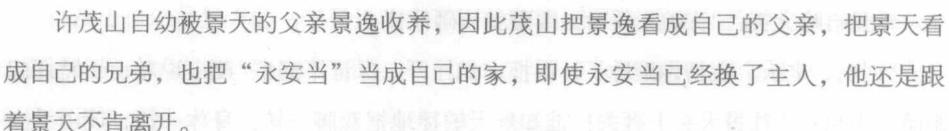
这时，小怡刚好带着唐家的帮手赶到，却发现雪见昏迷倒地，立刻催促众人：“还站在这里干吗？快去抓那个流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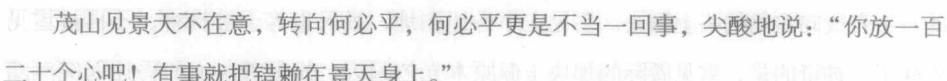
大队人马应声追出，但三人早已不知去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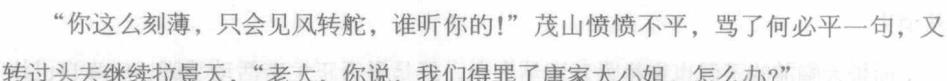
打昏了唐雪见，三人逃回永安当，何必平和景天一派轻松，只有茂山良心不安，抓着景天问：“老大！怎么办？我打伤了唐家大小姐，要是唐家追究起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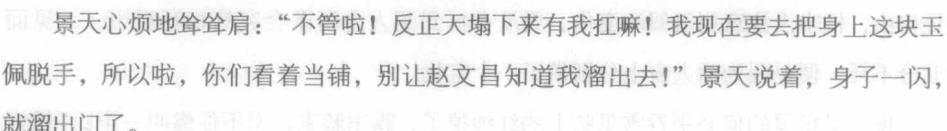
景天掰开茂山的手指：“茂茂，你少大惊小怪行不行？放轻松！”

许茂山，被景天昵称为“茂茂”，他天生重义气，心眼简单，绝不从复杂的角度思考问题，心直口快，一条肠子通到底，常常说出别人都不愿意点破的事，却天天都笑脸迎人。

许茂山自幼被景天的父亲景逸收养，因此茂山把景逸看成自己的父亲，把景天看成自己的兄弟，也把“永安当”当成自己的家，即使永安当已经换了主人，他还是跟着景天不肯离开。

茂山见景天不在意，转向何必平，何必平更是不当一回事，尖酸地说：“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有事就把错赖在景天身上。”

“你这么刻薄，只会见风转舵，谁听你的！”茂山愤愤不平，骂了何必平一句，又转过头去继续拉景天，“老大，你说，我们得罪了唐家大小姐，怎么办？”

景天心烦地耸耸肩：“不管啦！反正天塌下来有我扛嘛！我现在要去把身上这块玉佩脱手，所以啦，你们看着当铺，别让赵文昌知道我溜出去！”景天说着，身子一闪，就溜出门了。





“景天老大！你别走啊！”茂山追了几步，却哪赶得上景天，只得怏怏而回。虽然茂山的年纪比景天还大，可是他的言行举止却更像是景天的弟弟，他不但完全听命于景天，有时还得被刁钻古怪的景天戏弄。

“别理景天了，自从看流星雨那天捡到玉佩以后，他就倒霉事不断！”何必平安抚着茂山，把他拖回铺子里，还把当铺大门关上。

何必平跟茂山都知道，景天在看流星雨时捡到那块玉佩以后，就一直挂在身上没拿下来过，而且景天还一直想把玉佩给卖了。何必平想了一会儿，说：“景天现在溜到外头，肯定又是去找玉佩的买家了，要是卖成了，我也要敲他一笔。”

茂山推了必平一把：“你这墙头草，到底站哪边啊？”

何必平耸耸肩：“说老实话，我是哪边有好处就站哪边。”

茂山不满地往何必平脸上呸了一声：“我想也是，赵文昌刚踢掉景天的老爸，接下永安当的时候，你也是毫不犹豫地就跟了过去。”

何必平嘿嘿两声，似乎完全不打算否认。的确，以前每当景天有困难时，他逃得比任何人都快，就算被景天和茂山痛骂没义气，他也不放在心上：“反正你不用瞎操心啦，打唐雪见的虽然是你，但在街上抱着唐雪见、害唐雪见出丑的是景天，不干你的事！”

茂山却是一想起自己刚刚敲昏唐雪见，就忍不住满心幻想。茂山一向感情丰富，唐雪见又外貌姣好，让他陷于少男怀春的情怀中不能自拔，一见到漂亮的女孩子就害羞脸红的他，对唐雪见心生好感，被迷得一见钟情。

“不知唐雪见现在在做什么？”茂山托着下巴，眼睛迷蒙地傻想着，早把景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此时，景天内心的哀号却没人知道，他本来想跳班，上街去兜售玉佩，却先是被凶恶的买主抢了玉佩，半毛钱也没拿到，又被唐家堡的人抓入百毒楼，让唐坤审问了一顿。幸好唐坤并没有为难他，只是问清了两人当时身体黏在一起的情形后，就放景天离去。

雪见虽然生气，想狠狠惩罚景天一顿，但碍于唐坤亲自判决，也只得放弃。事实上，唐坤不仅是雪见最敬爱的爷爷，更是唐家堡的领道人，全家唯唐坤马首是瞻，平日他在议事厅统领着全堡事务，行事作风向来光明磊落、赏罚分明，赢得全族的向心力。

受人尊敬的唐坤年过七十，因练武不辍，仍维持着英武不凡的挺拔身材，再加上不怒自威的双眼，更显得智慧超群，是近来难得一见的武林英雄。

唐坤处理完景天与雪见的闹剧，又好言好语地令雪见离开后，才叹了口气，走回议事厅，准备听取其他人的报告。其实，唐坤身为唐门的老掌门，这几年来最担心的只有雪见一个人，偏偏现在渝州城闹出霹雳门的乱事，令他不得不聚集唐家堡众人开会处理。

只见唐泰脸色凝重，似乎胸有成竹，只是不愿意先开口。反观只有一只眼睛的唐益，他的独眼丝毫不露出半点感情，只是木然地坐在一旁。

唐泰是唐坤的七弟，同时也是唐坤倚赖的左右手。

唐益则是唐门二代弟子中，毒术和暗器功夫最好的一个，却因为他是庶出的身份，一直得不到家族的重视，加上又少了一只眼睛，算是身带残疾，因此可说是尝遍了人间冷暖。虽然他的武艺毒辣，但在同门中并没有很高的地位。

眼看没有人愿意开口表态，唐坤只得环视众人，沉重地说：“我得到消息，以罗如烈为首的霹雳门最近蠢蠢欲动，请各位加强戒备，保护渝州及老百姓。”

只见议事厅上的众人立刻交头接耳起来，低声哗然。

唐泰首先起身发言，只见他一脸冷笑：“霹雳门的力量日渐壮大，不住挑衅我们唐家堡堂主，我认为我们应先下手为强，把罗如烈和他的霹雳门赶出渝州城。”

此言一出，平常和唐泰站在同一阵线的众人也立即附和，令唐泰颇有面子，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骄矜得意之色。

唐坤却只是若有所思，似乎并没有把众人的赞誉听进耳中。事实上，妻子早逝的唐坤只有一个孩子，但他的独子唐丰却是惨死在霹雳堂的手中，唐泰提出驱赶霹雳门，可说正好迎合唐坤的心，没想到唐坤却显得不赞同，令唐泰有点惊慌，又有些不解。





此时唐益冷冷地说：“现在贸然行动，只怕唐门会落得个小肚鸡肠、不能容人的名声！我认为应该先静观其变。”

唐泰哪能容忍唐益的反驳，立刻暴跳而起：“你说什么？”

唐坤以眼神制止唐泰，反倒示意唐益继续说下去。唐泰满肚不快，根本不顾唐坤的意思，猛然怒视唐益：“唐益，你怎么能帮外人说话？难道你不是唐家人吗？”

唐泰也不甘示弱：“我只是说说自己的意见，跟外人内人有什么关系？你这又是什么意思，我是妾侍所生，因此大家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吗？”听着唐益自己揭出不堪的身世，众人又是一片哗然，但这次不只是低声交谈，大家都高声地耻笑起唐益的失态，显然对唐益的存在极为不屑，根本不留任何情面给他。

其中只有唐坤的颜色仍然平静，他伸出手向下按了一按，示意大家安静，众人立即鸦雀无声，唐泰、唐益也不得不乖乖地坐下，等着唐坤发言。

“唐门是渝州的名门正派，在江湖上一向光明磊落，重情重义，造福百姓。霹雳门作恶多端，实属邪门歪道，唐门不能坐视不管。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大家少安毋躁，霹雳门的事我自有分寸。最重要的是，雪见现在年纪还小，还不能独当一面，你们两个现在是唐门的左膀右臂，要懂得以和为贵。”

唐泰脸色一变，勉强挤出一个几乎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唐坤言下之意就是迟早要把唐门传给唐雪见的意思，叫他怎么能咽下这口气？但他慑于唐坤的威严，不得不点点头。

唐益也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想到日后的雪见要代替唐坤接下唐门，他就有气，因此唐益同样带着不服气的表情，正想开口，谁知此时有个下人匆匆闯入，神色慌张地禀报：“堂主，今天又有数人神秘失踪。”议事厅中激起一阵惊慌，只有唐坤一人依然镇静，挥手让他退下。

唐泰咬牙：“这已经是本月的第二十三宗失踪案——到底是谁敢那么猖狂？”

“渝州城百姓有人失踪，渝州城外又有大批中毒后的‘毒人’出现，此间一定有点蹊跷！”唐坤说到这里，顿觉喉咙紧涩，他忧心地紧皱眉头，想伸手拿案头的紫砂茶壶，却连倒茶的力气都没有，只觉得气血不调、浊气攻心，一阵晕眩。



众人眼看着唐坤威震武林一甲子的手一抖，手中的茶壶翻落，唐泰眼明手快，接住茶壶，但茶壶盖子还是碎落一地。

唐坤看着地上的茶壶盖，感到一阵莫名的锥心之痛。

唐门上下全都鸦雀无声，不敢说话，只因那个紫砂壶是唐丰的遗物，唐丰死后一直是唐坤在使用。

同样感到揪心难忍的便是躲在议事厅外的雪见，从小父母双亡的雪见，对父亲唐丰的缺席已经习惯，但叫她心疼不已的是祖父唐坤脸上的失落和沉痛。

景天被唐坤逐出之后，一个人在唐家堡外踽踽独行，走到天都黑了，还没找到渝州城的城门。他暗自回想，觉得这整天的运气可真背，先是和唐雪见在大街上出丑，接着是想卖的玉佩被人抢走，然后又被唐家莫名其妙地抓去拷问一番，幸亏唐门的大家长唐坤还算讲理，没跟他追究他在大街上“轻薄”唐雪见的事。

谁知他前脚才回到当铺，唐雪见后脚就跟来了。

雪见一开口就是命令：“死流氓！听说你会做假古董，我命令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盖子，把我爷爷的紫砂壶盖顶替回去。”

景天还没来得及拒绝，早已被小怡等人扣了起来，只能压下心头的怒火，好声好气地说：“当然当然，大小姐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景天答应归答应，但仗着雪见是仿冒古董的大外行，索性拿翘起来：“要我帮忙就要听我的，为了帮你做假古董，我明早就要去河里挖泥，而且你也得亲自动手挖泥，否则绝对不成功！因为那里的泥是泥中极品，也只有那种泥，才能做出同样名贵的茶壶盖。”

雪见看景天说得如此郑重，欣然同意：“亲手挖泥也没关系，我堂堂唐家大小姐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若你做好了，本小姐非但不打你，还会感激你。”

景天狡猾一笑，约定隔天凌晨在河边见，接着就把雪见一行人赶出屋外，自顾自去睡了。





隔天一早，天还没亮，雪见就被有意刁难的景天拖到河里挖烂泥，找到烂泥之后，又要捏成茶壶盖，接着又要生火烧窑，把壶盖高温烧好，一路下来把娇滴滴的雪见折磨得满脸脏污，更糟的是，从没碰过炉灶的雪见拼命往灶里扔柴火，弄得火星四溅，差点把整个厨房都烧光了，景天只得把雪见赶到一边：“还是让我来吧！你是千金之躯，不会烧火。”

雪见已经筋疲力尽，也顾不得景天说话带刺，只得傻傻地问：“你平时都干这些事？”

“在厨房烧火算什么？我跟茂茂每天忙得要死要活的，你是享福享惯了的人，我们怎么和你比？我连想吃顿肉包子都难！”

雪见听了有些惭愧，但又有点天真地把头一扬：“要吃肉包子还不简单，本小姐明天就派人送一打过来！”

景天摇摇头，感慨地望着炉灶里的火焰，心里有些庆幸正好背对着雪见，可以隐藏起自己的表情。别看景天整天嘻嘻哈哈的，但是想起早逝的父母和如今的生活，就有种喉咙发哽的感觉，虽然感伤，他还是硬撑出愉快的声调，嘻嘻哈哈地说：“你这个大小姐就是大小姐，明天你给我包子，后天呢？大后天呢？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送我包子？”

雪见被问傻了，却硬是回嘴道：“喂，你别小看本小姐，包子才几分钱啊！我当然可以一辈子供应你免费的包子！”

景天仍是面对着炉中熊熊的火焰，眉头一皱，脸上一沉，声调严厉了些：“就算可以，那我景天活着就是等你大小姐施舍包子吗？像你这样的千金小姐，还是让人捧在手心里的好，省下你的善心吧！”

雪见为之语塞，她没想到看景天终日嬉皮笑脸，但仍有志气，只得尴尬不语。

景天勉强一顿，换了一个说法：“不管你送不送包子，反正我在当铺打工，就等于是得到唐门的关照，吃了唐家的饭，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托你唐家的洪福，希望你唐家上下永远吉星高照发大财！”

雪见听出景天话中的嘲讽，忍不住拍拍他的肩膀，认真地问：“你为什么口是心



非，阴阳怪气？喂！我们做朋友好吗？不要那么小气嘛！”

听着雪见如此诚心的恳求，景天不自禁地回头，却吓了一大跳，只见眼前的人已经不是那个娇小甜美的唐雪见，而是顶着一头鬼发的怪人！她满头都是一大把的黑头发，如爆炸一样地拖到地上！

景天震惊地怪叫了一声：“妈呀！”

雪见看景天怪叫，顺着景天震惊的眼神，低头往自己身上一看，也尖叫起来！这个突然长出大把头发的人，正是雪见自己：“完了完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居然忘记今天是立春！”

景天指着雪见说不出话，吓得慢慢退后，只见他把锅铲和锅盖等碰跌一地，铿锵作响。

“我警告你，绝对不许说出今天看到的，不然我就一刀砍死你！”

景天根本说不出话，只能傻傻点头。

雪见羞愧难当，她顾不得炉火赤烫，动手抓起窑中的茶壶盖，转身就逃，一边跑一边掉泪。这头黑发是她人生唯一的烦恼，春天之时，头发一定会茂盛成长，不受控地向四面八方生长，尤其是立春那天的发作，会比大爆炸更可怕。但是到了秋天，她就会全身无力，头发掉光，身子虚弱，这是个天大的秘密，除了少数唐家人心知肚明以外，没人见过她这么狼狈的模样。

没想到今天会被一个外人看见了，如果是平白无故的路人看见就算了，怎么偏偏是景天这个小混混看到自己的糗样呢？雪见噙着眼泪，脚下一阵快步，迅速逃离厨房，只留下景天一个人惊魂未定。

从此之后，雪见只要早上起来一面对镜子，就想起自己满头乱发的样子已被景天看光，干脆横下心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反正唐家堡占地广阔，唐坤又因身体微恙，必须留在家中养病。雪见每天就在家里庭院陪唐坤说说笑笑，尽情享受这个万物欣欣向荣的春天景色，眼看四处都是一片绿意，令她心情畅快，不管头顶上的头发怎么乱长，她也不管了。

这天，唐坤领着雪见蹲在阳光下，指着眼前一小盆长了芽但未开花的小植物，郑





重地说：“雪见，答应我，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放弃这盆花，必要时带着它在身边。”

雪见嘻嘻一笑：“反正我是不会离开爷爷的，就请爷爷帮我看好这盆花吧！”

谁知唐坤一笑，还没搭腔，就先按着头，倒下了。

此时，唐家堡陷入唐坤病危的混乱中，大夫说蜀山脚下的百花露水吸取了天地精华，若能以此露水煎药，才能事半功倍。雪见二话不说，便决心独自去蜀山寻找百花露水。

然而，既然她想收集百花露水，就得夜访蜀山，留在山下等待朝露不可，偏偏此时还有另一个人也正要夜探蜀山，那就是玉佩被抢的景天。

上回，景天在看流星雨时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玉佩，偏偏被人抢了，为了再试一次运气，他一个人又钻上蜀山，没想到却会碰上雪见。

人内心奇怪了，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又撞见对方？

两人心中都暗叫一声“倒霉”。长夜漫漫，天大地大，一片漆黑，景天和雪见一碰面，硬是一阵尴尬。雪见本想扭头就走，但想到爷爷的病，不得不继续在地上摆着小碗，等待太阳升起，朝露凝结的时刻。

景天端详雪见的神情，便也学她一语不发，往山顶张望，只盼能有场大型流星雨，天上最好再掉下几样宝贝让他拿去卖钱。可惜事与愿违，满天漆黑，什么都没有，几只野鸟“呀呀”地飞鸣而过，雪见猛然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向景天靠拢了几步。

景天为了保持男子汉的风度，不得不清清喉咙，问：“你是不是很怕黑啊？”

“我才不怕，你走你的，不必管我。”雪见硬撑着，用力摇头，但环顾四周，仍然感到全身发冷，不知黑暗中有什么在等待着。

景天点点头，心安理得地说：“你不怕就好，因为——我看今晚没有流星雨，所以我要走了，再见。”



雪见尴尬又蛮横地：“要走就走，何必跟我废话？”

景天耸耸肩，转头就往山下走去，很快地消失在黑暗的山路中。

此时山风呼啸，雾气茫茫，山顶在天亮前连星星月亮都没有，天空显得特别黯淡，伸手不见五指。景天忍不住回头张望雪见，只见她一个女子，无助地在山顶伫立，看来伶仃可怜。

景天咬咬牙，又不放心地走回来：“我改变主意了！”

雪见在安心之余，却又嘴硬着：“咦，你怎么又回来了？”

“天这么黑，我就是不敢一个人回去，不行吗？”景天双手叉腰，一脸无赖的模样，雪见忍不住笑出声来，却也松了一大口气。有景天在旁，她的心情轻松多了，却没注意到环绕二人的树林里、草丛间忽隐忽现闪烁着红色的光芒，明暗不定的红光越聚越多、越聚越多……

突然又有几窝飞鸟被惊醒，仓皇飞出树林。

雪见吓得抓紧了景天的衣角，没想到地上又是一群地鼠从林子中奔出，吓得两人乱叫乱跳。景天先注意到树林里是一双又一双红色的眼睛，指着雪见背后大喊，雪见回头，发现那些红眼的活死人，一个个从原本藏身的树林里走了出来，他们个个身体僵直，浑身跟满脸是毒疮，五官模糊，已辨不清面容，接着，林子里走出数十个毒人，把景天和雪见包围在其中。

雪见和景天只能不断地后退。

景天对雪见低语：“大小姐，快想办法！你们唐门不是武功高强吗？”

雪见一愣，语带惭愧地说：“我不行，我从来没跟人打过架！”

景天没好气：“原来你是个纸老虎！”

雪见生起气来，推着景天的背：“你有种，你上啊！”

景天忙着推雪见：“这个时候还有心思吵架啊？”

正当两人吵嘴时，毒人们已经动作缓慢地把两人逼到死角上，看来他们已将雪见和景天视为囊中之物，毒人不仅围堵两人，嘴里还不断地释放毒气，令雪见感到一阵恶心。景天看雪见身体不适，也慌得手忙脚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正当他分心关注雪





见时，早已经有个毒人扑上来准备啃噬他的手臂，雪见害怕得尖叫起来，声音中充满了恐惧。

此时，天空破开一道灵光，浩然正气如闪电般劈开了被毒人污染的空气，连景天和雪见都差点睁不开眼睛，那些浑身是毒的人形怪物更是被震慑得无法动弹。

一道白光从天而降，在这同时，有股剑气划破长空，原本正要咬上景天手臂的毒人应声倒地，景天也跟着被撞倒在地上，算是捡回一条性命。雪见和景天两人狼狈地抬头看去，只见到一角白袍，翩翩迎风飘逸，景天擦了擦眼睛，恰好见到一个长相英俊秀逸的年轻人潇洒地收剑、转身，此人穿着一身白色道袍。

景天想起蜀山流传的歌谣，忍不住喃喃念着：“一身白衣徐长卿，难道他就是蜀山大弟子徐长卿？”

徐长卿仿佛听见了景天的喃喃自语，对他斯文一笑，正如歌谣所言，他身穿白色道袍，全身洁白发亮，他的面孔年轻如少年，轮廓深邃，双眼像两潭泉水闪闪发亮，身段挺拔，行动几乎如同天上的精灵。

只见他不慌不急，似乎没把整群环伺的毒人放在眼里，在这种危急时候，却还向景天和雪见露出亲善的笑容。景天注意到，雪见面对徐长卿英俊的相貌似乎有些脸红，她忍不住整理了下头发，垂下眼睛，似乎不敢直视对方；相形之下，景天顿时觉得自己一身脏污，穿着破布般的烂衣服，硬生生夹在这对俊男美女之间，显得格格不入。

“两位不用害怕。”长卿说着，再度纵身跃起，伸手一指，指尖随即放出金色流光，在半空划出一道收妖符，收妖符落下，覆盖在毒人身上，所到之处，毒人们马上动弹不得。长卿飘飘然轻盈着地，手中拿着一个巴掌大小的透明空瓶子，随口念起咒文。

只见长卿目光如火焰锐利，将瓶口指向毒人，发出“飕飕”的风声，那些被收妖符镇在地上的毒人，就如一群小苍蝇般缩小，转瞬间全被收进瓶中。

景天和雪见看得目瞪口呆，几乎忘记身在险境，两人各怀不同的心事。

雪见死盯着长卿，双眼发亮，崇拜地喝彩：“好厉害！”

景天却是死盯着长卿手上的瓶子，同样是双眼发亮，他只关心着：“那是什么宝贝？让我看看行吗？”

